



与洋芋有关的记忆

□马金莲

说起洋芋，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可能要算农业社吃大锅饭那会儿。

那时节，我的外奶奶是个寡妇，年纪轻轻的，一个人拉扯着一大帮子娃娃，劳力少，嘴巴多，日子更比别人艰难。有一段时间，她在食堂里当炊事员，自个儿不怎么饿肚子了，但娃娃们还是终日饥肠辘辘。情急之下她想了个笨办法，把洋芋切成比豆子粒儿大不了多少的块，撒一把面，再刹，刹成糊糊。解开缠在头上的白布孝巾，把糊糊抹在孝巾里，抹那么几圈，重新缠回头上。等回到家里，用刀把孝巾刮一遍，刮下的糊糊烧成汤，娃娃们喝得香甜极了。外奶奶就是靠这个办法拉扯几个娃娃度过饥荒年月的。

后来外奶奶随儿子上了新疆，日子好过了，但她还是时不时想念老家的洋芋。

二

“社教”时候，我爷爷离家逃亡，奶奶和两个娃娃过活。奶奶是个老实人，从不干偷摸的事。只知道拼命给队里劳动，年终被评为劳动模范。肚子却终日空荡荡的，两个娃娃眼看一天不如一天，得扶着墙根走路。有好心人指点：别人都偷，你咋不偷？你要饿死娃娃睡？奶奶总算开了窍，天黑哄娃娃睡好，提个篮子出门上山了。近处的洋芋自然不敢下手，跑了一道弯，爬上一道梁，到离庄子最远的地方刨洋芋。农历七月，洋芋结出老大了，奶奶看哪处地皮裂开，就从哪儿往下刨。不一会儿刨了满满一篮子。一口气提回家，汗水早湿了衣衫，心在腔子里嘭嘭跳。顾不上歇缓，赶忙煮了洋芋，摇醒娃娃，饿着肚子的娃娃，见了热腾腾的洋芋，还以为是在梦里，待狼吞虎咽地吃饱，肚子圆鼓鼓的了，才相信是真的。奶奶也吃了几个。剩下的藏在柴

垛里。后来又偷了几回。终于有一回，被巡夜的撞上了。队长劈手夺了篮子，是满满一篮子刚刚出土的洋芋，洋芋上的泥土还十分新鲜。奶奶被拉到了大场里。同时逮到的还有好几个，都是妇女。奶奶惊讶不已，原来大家都在偷。队长叫人把洋芋过了称，按所偷斤数扣掉今年的口粮和工分。奶奶懊丧极了，从此没有再偷过。

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奶奶感慨地说那时节的洋芋，那个好吃，面面的，沙沙的。许是太饿的缘故吧，反正特别香，至今难忘。

三

1976年，还没有包产到户，日子仍然紧困。父亲要娶亲了，媳妇是20公里外李家庄的女子。两年前就订了亲，因为日子一直没有好转，亲事就一再地拖着。终于不能拖了，媒人都上门催了。

爷爷发愁，这媳妇不是说要就能娶进门的。得花费，一大笔花费。彩礼钱，办宴席的费用，还得给新媳妇扯两身衣裳，等等，不一而足。太爷出面了。骑上一匹老毛驴，赶往几百里外的商家岭。

商家岭有我们的本家。一共五六户人家，是太爷的一个远方兄弟和他所生的一些儿孙。儿孙们都分开过活了。日子比我们好过一些。太爷去了，第三天早上回来了。身后跟着辆架子车，架子车由毛驴拉着。车上装着大半口袋麦子，半口袋豌豆，六袋洋芋。用麻绳捆着，高高的一车。

奶奶立时笑不拢口。麦子、豆子舍不得撒，连土拉去磨成粉。洋芋卖了几袋，留一袋做菜。所卖的钱给媳妇扯了花衣衫。一个简单的宴席如期举办。来客吃着黑糊糊的碎馒头，洋芋、萝卜做的偶尔有一块肉的菜，大家纷纷议论这家的宴席办得不错。父亲穿的是二爷的蓝汗衫，爷爷的一条黑色裤子，只有头上的皮帽子是自己的。母亲说她来

的第二天新女婿就把新衣、新裤还给了人家。换上的是原来的破衣烂衫。一个簇新的人，还没有等到回门就还原到本来面目。母亲心里肯定失望了好一阵子。这还不大紧，最棘手的是家里将要断顿。

初为新妇的母亲进厨房去做饭，发现厨房里空空的。半缸凉水，一口锅，一个案板。案板底下堆着几个洋芋。还有，就是一个瓮里卧着半盆酸菜。一个麦草编制的筐子，看样子是装面的家具，空空如也，底部残留的一层面粉，无论如何都无法取出。母亲当下就哭了。辛酸而懊悔。姑娘时候一心向往的婆家，原来是这般光景。娶亲时营造的那点少得可怜的富裕光环这么快就褪尽了。眼前的残酷超过了她原来所听说和想象的范围。母亲说她娘家穷，但远没有这样可怕。至少藏有一两个月的口粮。这里竟是一无所存。婆婆一大早就出门了，带去了一个哑巴兄弟。

母亲在灶堂里生起火，看着火呵呵地笑着扑晃着，她则对着火走神。锅里咕嘟嘟滚着几勺凉水。爷爷在上房里咳嗽。声音威严而持久，新媳妇想起老人讲过的故事，故事里的新媳妇在做着丰盛的早饭，公公婆婆则坐在上房里等待，等待见识评议媳妇的厨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新媳妇不知道该怎么办。切几个洋芋投进水里，看着滚得差不多了，再放一些酸菜进去。最后撒了一把盐。由新媳妇做的第一顿饭出锅了。爷爷喝了两碗汤，不置可否，出门去了。母亲忐忑不安，给婆婆留一些在锅里，自己喝了一点。中午时分婆婆才进门，身后跟着哑巴。手里的布袋里是一捧面，几个洋芋。原来他们讨要去了。接过婆婆递过来的面袋，新媳妇低着头，不敢看婆婆满面尘土的脸。

日子就这样开始了，一个女人的日子，在艰辛与不屈里开始。后来的无数日子，是由奶奶和母亲一起省吃俭用扛过来的。

当饥饿的年月成为过去，变成记

忆，有一件事，爷爷念念不忘， he 说是商家岭的洋芋帮了我们，是商家岭的本家救了我们的紧困。人活在世上总是要记住一些恩情的，我们不能忘了商家岭。

有一件事，我们是后来才听说的。太爷当时到了商家岭，说明来意，他兄弟出面了，到他自己的儿孙们面前去收粮。每家收一些，凑起来，拉了满满一架子车。当时，恰好他兄弟媳妇不在家，等她回来，粮食已经拉走了。那个女人一气之下，扣了男人的口粮，不让他吃到一粒面食。有整整40天时间，我们的远方太爷是靠吃洋芋度日，熬过来的。

这件事就是今天说起来，我们也会沉默好半天。

四

1994年，我和我的堂兄弟古巴，我们从本村的初小毕业，到10多里远的山庄小学念书。我们是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懂得羞涩，学会炫耀了。那几年天气连着干旱，收成不好，我们家里一直在买面吃，买来的面粉，一大家子人口，吃着特别贵，像雪花一样地快，转眼就是一口袋。我书包里的馍馍不再雪白，而是荞麦面的，莜麦面的，黑面的，有一段日子，母亲把洋芋切片晒干，放石磨上推成粉，尝试做成窝窝头状让我们填肚子。秋田面做成的馍馍总是很黑，我便在于在同学面前吃。而我的同学，大多是川道地方来的，他们的日子好过，吃的是雪白的大馒头，油很旺的烙饼子。那样的干粮拿在手里硬，又体面，又好吃，叫人眼馋不已。在他们面前，我是多么自卑形秽。我总是乘人不留意，低头爬在课桌上，用书堵着嘴巴吃馍馍。我是一个性子慢但倔强的女孩子，有人惹急了就会翻脸，翻脸了样子凶狠吓人。两年里没有人敢开玩笑，强行从我的书包里掏出黑馍馍来，让我当众出丑。

古巴就不一样了。他是男娃娃，

在男孩子堆里混，就得接受来自男娃娃的不无善意的欺辱与嘲弄。他们往往从古巴的桌柜里掏出一块黑得发亮的干硬窝头，嗷嗷地叫着，追逐着，这个要尝一下是什么滋味，那个说试试究竟有多硬。更多的时节，掏出的是洋芋。很大的洋芋，有时是红皮的，有时是蓝皮的，还有一种白蓝相间的。是我们的二妈放到灶堂或者炕洞里，用滚烫的烟灰烧熟的。二妈家人口比我们人多，儿女众多，又都小，正是吃饭长个子的时节，二妈日子糟糕极了。没有面食做干粮，就给儿子烧洋芋。被人戏弄的古巴，脸色通红，站在那儿哭笑不得。

日子长了，古巴的脸色变成蜡黄色的。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他就爬在某个地埂上，嘴里吐酸水。大一点的同学说“嗷嗷，怀娃娃了，嗷嗷，害口了。”据说只有怀了娃娃的女人才这样动辄哇哇地呕吐。古巴是男娃娃，处于11与12岁之间。不可能怀上娃娃。就算80岁的老奶奶怀娃娃，古巴也不会怀娃娃的。可是他确实在吐。说心里难过得很，像有猫在抓。

母亲听了这事，不假思索地说饿的，洋芋闹的。“闹”就是毒的意思。我们惊奇，不解。母亲说你想看看，古巴没有馍馍吃，一周光吃烧洋芋，肚子里没有面食咋行，寡得不行，当然头晕，恶心。这样下去，这娃娃可受罪了。父亲半天不言语，最后说你可以拿馍馍换一点洋芋吃，让古巴也吃上点馍馍。他的话是说给我听的。走在上学的路上，我试着换过几回，古巴的洋芋熟得透，又面又沙，很好吃。但等背到学校，洋芋冷下去，变得又硬又冷，一点也不好吃。吃在了口里，就像在啃生洋芋。后来古巴自己交了几个好一点的朋友，了解到古巴家的情况，时不时帮古巴一下，送些馍馍充充饥。

两年过去，我们从那个学校毕业，家里光景慢慢好转，我们就告别了吃着烧洋芋上学的时光。

生命杂吟(一)

□和洪范

年纪大了之后，我是向自己心里走得更深的人，我把自己活着生命，寄托在自己的阅读中，寄托在与书本的对话里。我翻阅着曾经的过往生活，静静地聆听着时代发出的喧哗与骚动，尽可能地放长自己的旅行，去走全国各地，以平等与尊重向生活学习，平抑过往曾经给自己造成的主观与冲动。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思想通过文字实现自己的意图。因此思想是文字之魂，思想是文字背后活的东西，是文字的生命。我时常困惑于自己的语言模式，其实困惑的应该是自己的思想，困惑的应是自己的思想已失去了具有活力的思考。

后来，我琢磨了“生命”的内涵，把生命圈定在人活着的思想、情感、行为等范围内。这种圈定是正确的，不正确的是这种解释对寻找语言中的生命没有可操作的意义。写作《最后柏拉图》的过程中，我似乎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那种努力中的坦诚，在我的思维上保持着一种走向。那种不顾一切的言说风格，似乎与生命的性质保持一致。歌德对自然的论述对我启发很大，他深刻揭露了自然的本质：“自然永远没有错误。”没有错误的，是造物对它的那一种规定性。

于是，我似乎觉得造物为生命体注入的生长规律性，就是生命的内涵。于是，属于生命的东西，不顾环境多么恶劣，它却不看任何人的眼色，不依据任何价值取向而动，在生命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向无限中行走的姿态。

人，在这个人世上，做人，做事，是需要有恰当的立足点的，对了错了，其结果天悬地隔。人的好思路、好脑筋应该用在有益于自己和社会允许和认可的事情上，不管你有多聪明，在那里都能派上用场。

但是，那是一条让人上进的路。费力，是肯定的，就是那些人感到的诸多力不从心，又在人的本性上对人的自信心、上进心，进行了夸张与变形的消解。人，说到底是个想付出的少得到的多的家伙，这种人性上的痼疾，使许多原本优秀的人终于没有完成自身应有的那种挺立。

人，只有逐步放弃人生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坚定去走一条路，并且坚持走下去之后，才能在人生的纵深与宽阔中，感到人生简约里那种斑驳富丽。以人在追求上的不变，去应对人生的万变，你才能游刃有余地去观赏人间的帷幕大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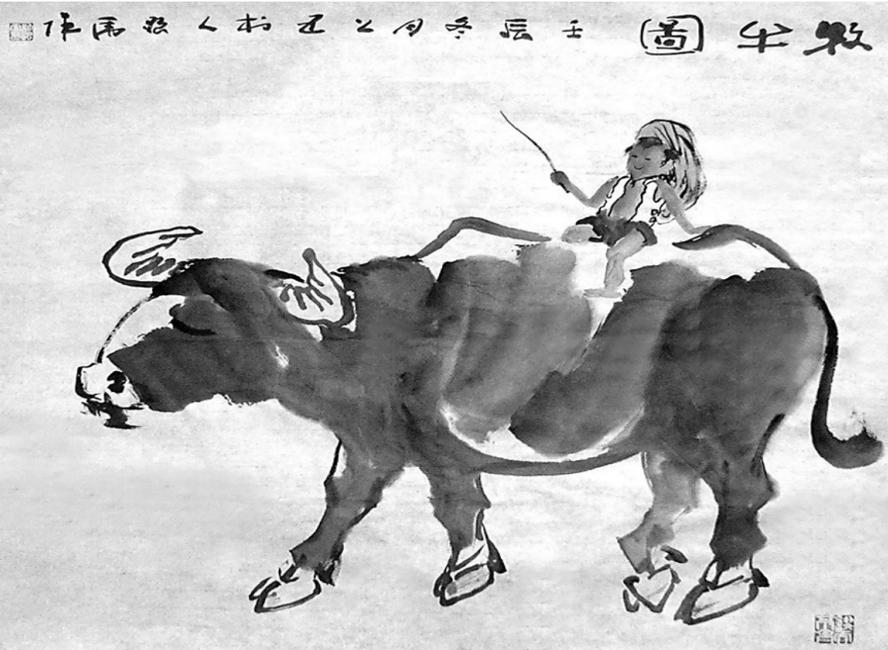
说到底，活人活的是人的目光和立足点。站稳了，站得踏踏实实了，又站到了可以举目四望中能以自己的目光笼罩自己整个人生的高处，才会对自己的人生进行通盘考虑与铺排，才能在眼下去做与一辈子有关的事情。否则，人的在做事上的现在时，常常会今天否定昨天，明天否定今天，最终只剩下下一个自己。就像掰猴子的猴子，到头来只有眼下的收获，而不具备任何积累上的意义。

人与人生生的差别，最终还是表现在方法的不同上。有了好的方法，又能以好的方法在坚持做一件事中形成浓厚的兴趣，并在一生里以性命相求，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能把眼往远处看，也能在近处看的人，远远里陪着终生的目标，把一生目标要求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做好，这才是人生长远与眼下最佳的安排与内在联系上的意义。可能今天做的事并不眩人眼目，但它在终极意义上的伟大却是无以伦比的。许多人也正是在目光上的短见，才在万丈红尘里趋之若鹜，最终在滔滔汹涌的万丈红尘中把自己的曾经活过，深深地葬埋。

做人，是一个很系统、漫长，甚至是很艰苦，很灾难，抑或也很有诗意的事情。在人终极目标光芒的映射下，人应该有一种整体意义上的耐心，耐心的结果，会使人乐此不疲。

一鸣惊人的人，都是曾经在很长时间里默默无闻的人。天天在市声里大声喧哗的人，即便他的嗓门再大，也不会引起人们长时间的注目和聆听。人最怕的应该是自己热力的减退和在世俗时空里被弄得满身灰尘。这不是人的终极愿望，也是自己老至将来不忍看到的。

在某种意义上，人是造物投放在人间的一次性“商品”。人此生的贵与贱造物是十分清楚的，但之于本人，却不一定完全清楚了。于是，在这个人世上，被人浪费最大的东西，是人类自身鼠目寸光里对自己的浪费。



牧牛图

许跟虎作

我要我想要的孤独

□侯拥华

网络上，有人问寂寞与孤独的区别？有人回帖说，寂寞是别人不理你，而孤独是你不理别人。这样的答案很形象也很贴切。如果这样去理解，孤独应是一种主动寻求自我相处的生活状态。

那么，在孤寂的深夜里，忍不住想找找人聊天者定然不是孤独的，他只是寂寞了。因为只有寂寞需要排解与忍耐，如同生命中的忧愁。而孤独不需要。孤独是一种愉悦的享受，是安于且乐于自我处于不被打扰、陶醉其中的生命状态。那滋味像莲子，淡淡的苦中有淡淡的甜。

你见过深夜里郁郁独行的人吗？他刻意避开汹涌的人群，走一条偏僻小巷，甚至独自行走在空旷的铁道上，任狂野的冷风肆虐地吹，他的灵魂就飘在自由自在的风中。

你见过旅途中孤身一人的行者吗？他表情淡漠，行色匆匆，没有结伴的朋友，只有背着行囊的单薄背影。他会绕开人群走荒无人烟的小道，去看一些别人看不见的风景，要那分行走中的孤独。

你见过伫立于繁华路口口若悬河的演讲者吗？他表情丰富，用汹涌的语言和肢体动作同汹涌的人流对抗。你可以欣赏，也可以置若罔闻，风一般与他擦肩而过。即便随口骂他一句，疯子，变态，都行。他不去理你，连看一眼都不看。这个时候，他

更像是狂风暴雨中的一棵树，风雨飘摇中岿然不动，风熄了，雨停了，他仍在原处。外部的世界有多汹涌，他内心的世界就有多汹涌。可是，在这样繁华的世界中，他竟然是孤独的——身外是一个世界，他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你见过图书馆里那些面无表情地读者吗？在波澜不惊的面孔背后，是刀光剑影，是小桥流水，是乱世英雄的策马扬鞭，是滔滔江水的滚滚东流，是烟花柳巷里的莺歌燕舞，是繁华都市中的浪漫传奇……世间多繁华，他们的心中就有多繁华，世间多颓败，他们的心中就有多落寞；世间有与没有的种种，他们心中都有。这样揣测，那是一种忘我的孤独——把自己融入历史、融入故事、融入文字之中，忘掉现实中活生生的自己与活生生现实的孤独。他们自己呢？从现实生活中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隐遁了。

你见过小酒馆里郁郁寡欢的独饮客吗？一碟小菜，几杯浊酒，自酌自饮。有的，闷闷不乐，喝至酩酊大醉，悄无声息，静静而归。有的，边酌边语，话至哀处涕泪交加，言至喜处哈哈狂笑，再后来，不喝了，斜支楼着身子摇摇晃晃站起，痴痴痴痴左荡右摆悠悠离去。那些哀伤与苦难，作为旁观者，你看得到或看不到，听得出或听不出，都不曾触及你的灵魂。触动你的是那难言的孤独，像

是寒冬里在野外摸着一块裸露在风中的铁。

你见过荒山野岭里与世隔绝的隐者吗？一座土屋，一院花香。与豺狼为伴，同花木作友。风雨年华里容颜暗换，风餐露宿中光阴飞逝。他不语，看花开花落树荣树枯，他不歌，听风声雨声鸟鸣声——他悟自然大道，宇宙真理。那种孤独，是一种山河之美、草木之美、自然之美。那种孤独是温与洒脱的，有一种陶渊明式的超脱在里面。

你见过自然界的孤独者吗？像苍鹰、猎豹、雄狮、老虎，孤独是因为它们足够强大。不与他人伍，它们自己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世间真正的强者都是孤独的。孤独是通往强者的自我修行之路。像孤灯夜读书，像孤骑入沙场，在心灵挖一口甘甜的深井，在乱世闯一条峥嵘的血路。

孤独是“我”与“我”相处。有对话，有倾诉，有喜爱与欣赏，也有责骂与愤慨，那是一种自我疗伤，自我激励，自我批评，与自我教育。

总有人寻求与众不同，于是他成了孤独者。在孤独求败中寻找通往成功与胜利的道路。

每一种孤独自有不同的人生况味。我想要我想要的那种孤独，过一种我想要的生活。

更年期(组诗)

□荣 荣

我更了我怕谁

“我更了我怕谁？”
半老的女子凑在一起
锣鼓开场浓妆在身
戏正长表情紧贴住放肆的台词
谁在假笑花开
六尺阳台上遍寻藏匿的浪人
谁厌倦如过度生育的猫
隔着雨水听不得一点风声
她苦大怨深却寻仇无门
她上足了发条要流落街头
她耳热心悸家长里短
也想山高水长与劣性动物绝缘
“我更了谁怕我？”
一条狼尾巴的狗跟在一脸的无奈之后
小女子幕前幕后爱谁谁难
今朝不见明月来日一叶扁舟

剪刀石子布

爱人你要熬好宽容的药剂
一生的豆子就装一麻袋
半世的委屈不下三杯酒
现在她喝酒不吟诗梳头不挽镜
在书房一角目光如炬又四大皆空
一夫假想的大象在时间的针眼里拉开架势
爱人如果她突然抱着你哭
那是她刚在梦里飞过
如果她向你寻仇
你一定要藏好你的拳头
其实坏天气听雨好日子看花
她弯弯腰气就顺了
低低头更年期就从头顶过了
然后尘埃落定风不起
折纸纸成虎剪刀石子布

天不遂人愿

“酒后啥样你的前世就是啥。”
她站不稳时想逮谁亲谁
“上辈子你就是媒客，这辈子注定卖笑。”
可报应不上身半生的事业为情独耗
这个骑着纸马跑路在梦中算计里程的人
这个被过多的时光挡住了归途的人
多少年后她收住步子
冬日苍茫人心相隔
一夜恍惚的眼睛看不得最轻浅的阳光：
“世界是面目全非了，还是一如既往？”
这个习惯哀怨的人还得忍受一次告别
他伪装成局外人他说来日方长
唉天不遂人愿她的痛独自奔向老年
只说山高水远自此不打理容颜

声声慢

她一个人流落江南梧桐更兼细雨
一个人守着窗儿看天色慢慢转黑
一个人把盏暖胃年的肠胃
一个人填词押孤苦之韵
破落朝代的落日虚空
时间却仍在掠夺每天带走一些什么
她一个人收竹帘闭门户
黑灯瞎火懒得洗漱
一个人翻来覆去碾了骨头痛着肉
这也是荒凉晚年的开始
如此的落花流水一个人的声声慢

生物概念

他爱她的青春如果她是美的
她又被爱一遍像是有了另一个子宫

这让她相信在小腹正中
她曾经的身体藏过两座宫廷
膀胱在后直肠在前
她的盆腔也能虚度光阴

并积累了灰尘看见孩子就疼

只不过

到现在还不是修行人
还不单身还被爱着
还慢语浅笑努力掩饰内心的不适

多少有些不自在
当她独自面对那些哭泣的女子
或最后的花朵开成爱慕者的即兴表演

一个幸福的羞愧者：
“我幸亏抓住了流水之上的一根稻草。”
“嘿，留着抓，我就是那个
从时间的上游飘来安慰你老年的孤儿！”

比喻

这个诡巧的王国将同样终结于
好战分子入侵者或揭竿而起的人民

漫长的日子里她在胸前复制圆明园
在臀部建造阿房宫
将运河之水直接引进了洗手间

现在她开始没落
国库虚空江山萎靡忠良遍寻不见
强盗自东而来刁民西而呼应
广场上声讨的人群一遍遍喊：
“去死吧！去死吧！”

她仍在洗手间里频繁地补妆

荣荣：女，原名崔佩荣，1964年出生于宁波，1984年毕业于浙师化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参加过诗刊社第十届青春诗会，曾获首届徐志摩诗歌节青年诗人奖、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称号，第五届华人青年诗人奖，诗集《像我的亲人》曾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